

舊書新果·刹那懷想

重讀香港兒童文學

中文文學創作獎剛於上周舉行頒獎禮，得獎作品於中央圖書館展覽，筆者特別注意到兒童故事組及兒童圖畫故事組，翻閱一份一份得獎的優秀作品，想起小時偶然翻過的兒童讀物，也想起香港的兒童文學作家，實與其他文類作家，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意義。

筆者小時最早接觸的「兒童圖畫故事」，與許多人一樣，在健康正面的《兒童樂園》、《良友之聲》當中，也夾雜着《小流氓》等連環圖，讀健康的故事當然看見光明，但早就知道這世界駁雜不純一面。稍長讀到《寄小讀者》、《愛的教育》等兒童文學巨著，不免存有懷疑，不太相信、甚至憎恨它們的語調。倒是真正成長以後才回頭接受、肯定故事當中的意義，尤其陸續重新讀到何紫的兒童小說：幾年來在新舊書店一本一本本地收集何紫的舊著，益覺何紫不但是兒童文學作家，也是傑出的香港文學作者。

手頭上最早的何紫著作是一九七七年出版的《褪色的友誼》，還有《童年的我》、《如沐春風》等等，他早就提出尊重弱勢社群和關懷社區，在《阿樑的夢》、《在陋巷理髮》等篇裏，他讓孩子平等地尊重不同階層人士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同情；在《褪色的友誼》、《東京——香港》等篇，人和人之間的感情不是指向空闊的概念和名詞，而是建基於對地方文化風物的認識和愛護。《褪色的友誼》序文說何紫作品在時地人各方面都切合香港學生的生活，因此倍覺親切，這當然有理，不過何紫作品的意義不止於親切，在多篇由生活出發的故事中，以至自傳性故事《童年的我》，都蘊含更博大的人文關懷，作品的可讀性亦正在於他的文學性：何紫在作品中「感染」而不是「教育」或「灌輸」孩子，他是讓孩子自己從作品中領悟。

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，至少可以追溯至一九四一年創刊的《新兒童》，創刊號有當時在港大中文系任教的作家許地山的童話《蜃燈》，戰後有胡明樹主編的《兒童月刊》，另有多份報刊如《華僑日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大公報》等都增設兒童版。何紫繼承以上傳統，特別推崇《新兒童》和創辦人黃慶雲對兒童文學的貢獻。許多人以為兒童只看圖畫，其實文字更能發揮兒童天馬行空的想像，由閱讀文字、特別是文學故事所發展出的抽象思維能力，令人畢生受用。當人們以為孩子不讀文字，其實有的只是沒有耐性，他們最終可能連自以為簡單的圖畫也不會理解；另有一些孩子其實憎恨兒童文學，對充斥「教育」意味的讀物不屑一顧，他們長大後或會重新肯定它們的價值。

陳智德